

我打开家门,放下行李,长舒一口气。离开十四个月的家悄然无声,仿佛还在沉睡,只有客厅钢琴上的绿萝,绿叶从盆里如长发般,一股一扭沿着琴身披挂,直拖到地上,迤迤向前数米远。

这段时日,只有阿姨一周一次来给植物浇水。没有修剪整理,它恣意生长,把我因眼疾不得归的时间,凝结成这奇异的景象。长长垂挂的枝叶,让我想起李白诗中因愁而生的白发三千丈。

你也坐愁城吗?我轻轻抚着黄白斑纹的叶片,触手柔软。这是植物的韧性,根在哪儿它就在哪儿,不呼天抢地,只管努力向下扎根向上生长,把种子播向远方。

这盆绿萝,是我们在上海拥有的第一盆绿植。

那年,我们举家从新泽西迁到北京,来年再到上海松江,住在先生供职单位厂区的酒店式公寓,没有厨房阳台,煮饭要到公共厨房,衣服统一送洗。周末时,我们搭公司班车到上海市区购物。

有一回,带着上小学的儿子去家乐福,看到一盆盆绿油油的绿萝待售。我对绿萝的记忆来自童年,那时它叫万年青,水培或土养,一插就活。我一手牵着儿子,一手提着绿萝搭班车回家,想着过去两年,从新泽西的独栋洋房搬到北京崇文门的四房公寓,再到上海市郊的员工宿舍,其间先生常在他地,只有我和小儿子相伴,如今一家团圆,而一个家总是要有几盆绿植,寓意礼

根生长岁月静好。两年后,我们从松江搬到热闹方便的市区。地方大了,绿萝也长大了,我剪下枝叶,随手插在水瓶或陶盆,摆在客厅书房浴室,除了一周给一次水,平日无暇理会。

生活渐入佳境。可爱

## 绿萝白兰花

章缘

的泰迪小宝来了,我开始学舞了,下笔时灵感泉涌,儿子和先生学习工作皆日起有功。日子像浪涛一波一波有起有落,我忙里忙外,挂心的事里没有绿萝。它安分地守在角落,没虫害,也不计较光线,一点不让人操心,一年又一年,开枝散叶碧绿生青,我们几乎忘了它的存在。一转眼二十年过去。

比起绿萝的省心,家里另一盆白兰就像病弱又倔强的孩子,让人牵挂。搬家后有了一方朝南阳台,首先是寻找花市所在。当时住家一条街外有个室内市场,周围有各种小店,其中就有花店。花店老板叫阿龙,是个勤恳的中年人,问我想要什么花?

那时我在学上海话,老师教我念了几首童谣,其中有一首是这么念的:栀子花白兰花,五分洋钿买一朵……昔日在上海和台北街头,都可见女人提篮兜售成串的白兰花,阿婆插满头,姑娘别襟。佩戴它有一种古意,属于逐渐消失的年代。我有机会也会买来戴,行止时清芬扑鼻。

据说上海街头卖花始



据说是上海街头卖花始

于苏州人,卖花女在剧院广场等人潮聚集处叫卖:栀子花白兰花……那叫声成了许多老上海人的回忆。早年女人梳头盘发,买花簪在头发上作装饰,后来梳辮子的人多了,香花便别在前襟。

想象夏日阳台吹进这样的沁人花香,我充满期待地要了一棵。几日后,阿龙踩着黄鱼车送花上门。花种好,枝叶繁茂,看了心生欢喜。它的叶片舒展油绿,还有一股香气,我剪了几片供在案上。

可是这株让我充满期待的白兰只长叶不开花,有人告诉我一副鱼内脏,营养足了花就开。果然。白兰开花了,一朵朵温柔的花挂在枝叶间,每天三两朵,正好让我早晨剪下,跟几茎绿叶插在小陶瓶。那香气有时有无,空气里有种幸福。

这棵白兰一年开两次,是阳台花园的镇园之宝,旁边陪伴着的是一棵石榴,石榴花的红像掺了阳光般明艳,生着不妥协的尖刺,结的果沉沉坠弯了枝条。我们不吃石榴,红果一直挂在枝头观赏,直到深秋修枝时才采收,剖开来里头有许多红宝石般的籽。这两棵灌木能在阳台过冬,其他多是一年生小盆栽,开春常要补换。

有一年冬,天大寒,开春时石榴已经满树嫩叶,白兰却香消玉殒。上海许多菜市场 and 花鸟市场陆续关张,附近菜市场也停业重整,阿龙的花店不知搬去哪里。这时已是网上购物时代,什么都可以在网上下单,送货上门,包括一棵白兰。

白兰买来,我亲自种到原来的大陶盆,浇水施肥,悉心呵护。春天发嫩芽,叶子上常生蚜虫,我用手抹去或喷肥皂水,几日后蚜虫销声匿迹,再无病虫害,叶肥花多,年年如此。上海冬天温度常在5度上下,有时降到冰点,我会给修过枝的白兰和石榴根部盖上旧毛毯,枝干套上大袋子防风寒。

五年前,我修整住了多年的家:装修厨房,换窗玻璃及窗帘,小卧室做成书房……事多心烦。到了来年春,惊见白兰竟没

长,不过等也有额外的“福利”。蒸笼弥漫着蒸汽。里头是菜馒头的麻油味道飘出来,外头是西北风吹进去,人就立了风味当中。

也有只买一个馒头的时候。店员还会在馒头下面衬一小张油纸,拿着就不会很烫手。店员不必拿了油纸去衬馒头,是用铝合金夹子夹起馒头在一叠油纸上一沾,便沾起一张油纸。馒头吃下去了,香味道还留在油纸上,甚至还留着些馒头皮,绝不会浪费的。

一般吃客是买肉馒头的,老吃客欢喜的是菜馒头。确实,光明邨馒头名气最响的是菜馒头。肉馒头别的点心店也做得好,菜馒头就是光明邨最好吃。小时候我不明白,肉要比菜贵很多,为什么光明邨的菜馒头和肉馒头是同样的价钱。后来大人告诉我,别人家的菜馒头是菜和豆腐干,光明

邨的菜馒头里是香菇——不是现在的新鲜香菇,是南货店里的干香菇;好吃就好吃在香菇上,贵也贵在香菇上。还有菜馒头的馅麻油浇得多,还没走到光明邨,就闻到菜馒头的麻油香。可能是光明邨菜馒头的麻油香沁人肺腑太深刻,以至于几十年后,我对麻油具有很专业的认可:芝麻油是芝麻做的油,不是麻油,只有小麻油才是麻油,才会散发出光明邨菜馒头的麻油香。

也是几十年后,在说到上海话是用菜馒头肉馒头表示普通话的菜包肉包的意思,想到了一个奇怪的问题。菜包用上海话说菜馒头很顺,那么香菇菜包,用上海话说起来,是香菇菜馒头?从来不怎么叫的。虽然香菇很贵,我们当年委屈它了,直接叫作菜馒头。

明起刊登一组《那年夏天》,责任编辑:殷健灵。

上海传统美食 责编:沈琦华

明起刊登一组《那年夏天》,责任编辑:殷健灵。

上海传统美食 责编:沈琦华

明起刊登一组《那年夏天》,责任编辑:殷健灵。

上海传统美食 责编:沈琦华

我上小学三年级那年,家里突然由部队大院搬到了上海的南京路上一条幽静的弄堂里。弄堂很深,所有的住户都集中在弄堂的底部,一家一户的大院子。弄堂的前部就是悠长的进口,两边种着被收拾好的一人多高的法国冬青树。我们每天都会从那里经过,一出弄堂就是繁华人群熙攘的南京路。这条路上永远都有着那么多闲逛的人。男人们都喜欢戴个礼帽,而女的则都互挽着胳膊,一边嘻嘻哈哈说着,一边向四处张望着。她们会时不时停下脚步走进沿街的小店里,也不一定非要买什么,就是看看也好的。有的女的还穿着高跟鞋,走出店门的时候,她们身后的男人就会跑上去搀扶,生怕她把脚扭了。女人们捂着嘴嘻嘻笑着,声音在周边回荡。

我们小孩子空下来的时候就喜欢集中到弄堂口,在那里踢球、追赶或者是猜谜。虽然单调,却比在家里窝着有意思,各种游戏在我们的

能熬过这个心神不宁的寒冬。我折枯枝细看,发现两个主干中一枝犹有青意。儿子帮我锯掉枯掉的主干,寄望留下的一枝能起死回生,虽然机会渺茫。

几个星期过去,它长出一片叶子,在春阳里像透明的小手轻轻挥动。斫伤的生命需要休养,我跟它说:慢慢来,不要急。白兰果然回来了,像母鸡下蛋一样,每日一朵香花,弥足珍贵。

这个夏天,爱犬小宝永远离开了。我把它的骨灰撒了一点在白兰盆里,

把系骨灰袋的红布条绑在短短的那截主干上。我希望小宝可以进入白兰,化成绿叶,化成香花,化成案上那若有似无的清香。

天气有时晴和,有时雾霏,我在阳台上驻足,看眼前的花草,街上的人车、远处的高楼和背景里的天空。所有生命分享着世界的好与坏,用自己的方式在承受和存在。我指尖拂过白兰的绿叶,感知它的宁静和坚忍。

我不复哼起一首婉转动听的复古沪语歌:栀子花白兰花,啥人的花已开,香又香白又白,美好的心已在,已在……

慢慢啜饮既尽,不妨换水插花。(中国画) 老树

逛街 魏心宏

小玩伴之间传递、互动。谁也不会去留神那些整天吃饱饭就来逛街的闲人。

上海街头有着无数看上去游手好闲的人,他们外观讲究,头发丝滑铮亮,衣着时髦,最讲究的还算鞋子,女式高跟鞋的鞋跟还带有小铁钉,走起来发出咯咯咯咯的声响。男士则爱穿三截头的皮鞋,有的三截头居然有三种颜色,显得很花哨。他们要的就是这个效果,可我却很看不惯。

让我无法理解的是,这些人永远都在街上闲逛,川流不息,绵延十里。他们从早逛到晚,从西服定制店到冰激凌咖啡店,从卖花布绸缎的绸布店到充斥着各种南货甜点的食品公司,他们无目标却又很有选

择地进出各种商店,为了满足这些人的要求,沿街所有的地方全部都开成了商店,有的店家门面气派,占地很广,有的则逼仄狭窄到连进去都要侧着身子才行,不管是什么样子的地方,全都都要开成商店,生怕因为不是商店会影响了那些逛街者的心,败坏了他们逛街的兴致。

我们家在南京路上住了很短的时间就搬离了,大概父母认为这个地方太不适合我们成长了。我们搬到人迹罕至的“梧桐区”,那里不要说逛街的人很少,连商店都看不到,路两边都是带着篱笆或者干脆就是高大的院墙,路上汽车也很稀少。路边洋槐树上的知了拼命嘶叫,给了已经很热的天气平添了烦躁。

我上了中学后,有一次去了南京路,走过以前住过的那个地方,街上依然还是那些悠闲的逛街人,他们丝毫也没改变,而沿街的商店换了一批又一批,渐渐地,我们觉得时代在变了。

我父亲任溶溶的翻译手稿是要寄给出版社审校的,在印刷厂排版后大概就处理掉了。家里留下的很少。中国和苏联上世纪五十年代两国关系非常好。我父亲翻译出版了许多苏联儿童文学图书,还约约翻译编辑了《马尔夏克作品选》。后来,中国和苏联关系非常不好,人民文学出版社收到书稿后不出版了,《瓦肖克和他的同学们》第二部翻译到一半,也不翻译了。于是留下了这两叠翻译手稿。

《马尔夏克作品选》手稿在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一搁就是五十年。马尔夏克是苏联儿童文学大作家,他的儿童诗我父亲最佩服,也就一直记着这本手稿,是不是还在呢?他在2014年写的《马尔夏克和我》中就提到过它。这篇散文写完没多久,有一天,上海译文出版社吴洪老师来医院探望我父亲,带来了这叠手稿,说是人民文学出版社老编辑离开时请继任者转交给我父亲的。太不容易了!我父亲好像没有惊喜,不知道是他病得糊里糊涂,还是老得遇事不惊呢?

《瓦肖克和他的同学们》是一本苏联儿童小说,讲述莫斯科一个小学生瓦肖克班里的故事。这部作品是三部曲,在苏联得过奖。我父亲翻译的第一部,1957年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。父亲晚年读到一篇文章,是一位当年的小读者写的回忆,现在这位小读者老了,还是喜欢这本苏联校园小说。这篇回忆让我父亲十分开心,我赶紧说我也很喜欢瓦肖克的故事。于是父亲说他还翻译了第二部,只是翻译了一半。

《瓦肖克和他的同学们》第二部拍过电影,当年中国也引进放映,电影叫《战火中的少先队员》。小时候翻看过我父亲收藏的电影连环画。电影讲瓦肖克和他的同学们去乌克兰过暑假,却碰到德国纳粹军队突然进攻苏联。瓦肖克和同学们以及乌克兰的大人孩子一起,怎样度过艰难的日子。具体内容记不得了,因为连环画找不到了。

现在父亲去世了,我整理这本小说的第二部翻译手稿,故事翻译到苏德战争爆发时中断。结果怎么样呢?父亲的外文书里,有《瓦肖克和他的同学们》的俄文版和乌克兰文版。我认识几个俄文单词,阅读不可不行。没关系,我在网上找到了电子版,借助翻译软件,读完第二部,连第三部也读完了。故事还是那样好看,莫斯科的学生们经受了战争的考验,也在这特殊时期努力成长起来。

当然,翻译了一半的书稿是不可能出版的。而《马尔夏克作品选》书稿,我删去了一些大人的诗歌,补充了几首童诗和剧本,前些年交给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,听说今年8月能出版。

我父亲一辈子写字无数,大多排字印成了书,留下来手稿也就显得珍贵。最近在建一个“任溶溶数字图书馆”,我想把手稿也放进这个图书馆,大家就能在屏幕上翻阅。我父亲写字清楚有力,胖胖圆圆,就像他当年的模样!

明起刊登一组《那年夏天》,责任编辑:殷健灵。

上海传统美食 责编:沈琦华

明起刊登一组《那年夏天》,责任编辑:殷健灵。

上海传统美食 责编:沈琦华

明起刊登一组《那年夏天》,责任编辑:殷健灵。

上海传统美食 责编:沈琦华

明起刊登一组《那年夏天》,责任编辑:殷健灵。

父亲留下的翻译手稿 任荣炼

父亲留下的翻译手稿

## 圆木(外三章)

魏鸣放

总要去看看。 那几棵长长的圆木,躺在寺庙的外面。很粗,很大,也很重。

三年了,它们还在。

清白 绿色的黄瓜。 有时,用小刀剖开。或者,从中间掰开,一分为二。只为了看看里面,一大片大雪一样的白,带着一层淡淡的绿。

一生,清白。 古坛 一种乐器,出自于地表之下的土,来自于大地深处的响。

醋坛 家里,好几个酒坛、菜坛、酱坛。都是空的。只有那一个醋坛,放在“众坛”的下面。

只因,曾经的酸楚,永远不走。

是不枉淮海路之行。5分钱的馒头消费得起。

那个年代,人的视线半径通常不会很远,吃过了光明邨的菜馒头肉馒头,就觉得这是上海最好的菜馒头肉馒头了,是不会舍近求远去南京西路绿杨邨买馒头的。

光明邨就在我家弄堂口,他家的菜馒头和肉馒头和我也就有了天然的关系。

家里有人客来,大人给我5角,半斤粮票,去买10只馒头,一般是五只菜馒头五只肉馒头;人客吃不了,阿拉吃。所以买馒头是一桩开心的事体。人虽然小,口气不好小:“五菜五肉。”人家一听晓得是一直吃的朋友,实际上面孔就不像。常常排队排上去,一笼馒头卖光了,只好等。幸好当年光明邨排队不像现在这么恐怖,至多等一刻钟。等,会将时间拉

长,不过等也有额外的“福利”。蒸笼弥漫着蒸汽。里头是菜馒头的麻油味道飘出来,外头是西北风吹进去,人就立了风味当中。

也有只买一个馒头的时候。店员还会在馒头下面衬一小张油纸,拿着就不会很烫手。店员不必拿了油纸去衬馒头,是用铝合金夹子夹起馒头在一叠油纸上一沾,便沾起一张油纸。馒头吃下去了,香味道还留在油纸上,甚至还留着些馒头皮,绝不会浪费的。

一般吃客是买肉馒头的,老吃客欢喜的是菜馒头。确实,光明邨馒头名气最响的是菜馒头。肉馒头别的点心店也做得好,菜馒头就是光明邨最好吃。小时候我不明白,肉要比菜贵很多,为什么光明邨的菜馒头和肉馒头是同样的价钱。后来大人告诉我,别人家的菜馒头是菜和豆腐干,光明

## 菜馒头,肉馒头

马尚龙

至还留着些馒头皮,绝不会浪费的。一般吃客是买肉馒头的,老吃客欢喜的是菜馒头。确实,光明邨馒头名气最响的是菜馒头。肉馒头别的点心店也做得好,菜馒头就是光明邨最好吃。小时候我不明白,肉要比菜贵很多,为什么光明邨的菜馒头和肉馒头是同样的价钱。后来大人告诉我,别人家的菜馒头是菜和豆腐干,光明

邨的菜馒头里是香菇——不是现在的新鲜香菇,是南货店里的干香菇;好吃就好吃在香菇上,贵也贵在香菇上。还有菜馒头的馅麻油浇得多,还没走到光明邨,就闻到菜馒头的麻油香。可能是光明邨菜馒头的麻油香沁人肺腑太深刻,以至于几十年后,我对麻油具有很专业的认可:芝麻油是芝麻做的油,不是麻油,只有小麻油才是麻油,才会散发出光明邨菜馒头的麻油香。

也是几十年后,在说到上海话是用菜馒头肉馒头表示普通话的菜包肉包的意思,想到了一个奇怪的问题。菜包用上海话说菜馒头很顺,那么香菇菜包,用上海话说起来,是香菇菜馒头?从来不怎么叫的。虽然香菇很贵,我们当年委屈它了,直接叫作菜馒头。



慢慢啜饮既尽,不妨换水插花。(中国画) 老树

